

陰符經疏
陰符經略
陰符經解

陰符經考異
陰符經解



陰符經考異

朱熹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陰符經疏（及其他四種）

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二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陰符經考異

此據指海本排印
初編各叢書僅有
此本

四庫全書提要

陰符經考異一卷。宋朱子撰。陰符經出於唐李筌。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定爲筌所僞托。朱子語錄亦以爲然。然以其時有精語。非深於道者不能作。故爲考定其文。其定人以愚虞聖而下一百十四字。皆爲經文。蓋用褚氏張氏二注本也。語錄載閔邱次孟論陰符經自然之道靜數語。雖六經之言無以加。朱子謂閔邱此等見處儘得。而楊道夫以爲陰符經無此語。蓋道夫所見。乃驪山老母註本。以我以時物文理。哲爲書之末句。故疑其語不見於本經也。書中有黃瑞節附錄。徵引亦頗賅備。考吉安府志。瑞節字觀樂。安福人。舉鄉試。授泰和州學正。元季棄官隱居。嘗輯太極圖通書西銘。易學啓蒙家禮。律呂精義。皇極經世諸書。并加釋註。名曰諸子成書。此及參同契。蓋亦其中之二種。志蓋以其學涉道家。故諱而不載云。

陰符經考異

宋朱子撰

陰符經三百言。李筌得於石室中。云寇謙之所藏。出於黃帝。河南邵氏以爲戰國時書。程子以爲非商末則周末。世數久遠。不得而詳知。以文字氣象言之。必非古書。然非深於道者。不能作也。大要以至無爲宗。以天地文理爲數。謂天下之故。皆自無而生。人能自有以返無。則宇宙在手矣。筌之言曰。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道者。神仙抱一法者。富國安民。術者。強兵戰勝。而不知其不相離也。一句一義。三者未嘗不備。道者得其道。法者得其法。術者得其術。三之則悖矣。或曰。此書卽筌之所爲也。得於石室者。僞也。其詞支而晦。故人各得以其所見爲說耳。筌本非深于道者也。是果然歟。吾不得而知也。吾恐人見其支而不見其一也。見其晦而不見其明也。吾亦不得而知也。是果然也。則此書爲郢書。吾說爲燕說矣。淳熙乙未長至日序。

附唐李筌曰。某至嵩山得黃帝陰符經。後魏大武帝太平眞君二年。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後入秦國至驪山。逢一老母。授以陰符玄義解。某曰。黃帝陰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仁。賢人學之得其法。小人學之得其術。聖賢愚智。識分不同。皆內出天機。外合人事。若巨海之朝。

百谷止水之涵萬物。其機張則抱宇宙。括九夷。不足以爲大。其機弛則隱微塵。藏芥子。不足以爲小。視其精微。黃庭內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百家諸史。不足以爲學。任其智巧。孫吳韓子。不足以爲奇。是以動植之性。成敗之數。死生之理。無非機者也。

附唐張果曰。陰符自黃帝有之。其文簡。其義玄。數家注解。互相隱顯。某於道藏中得符經傳。遂編附入注云。

附按。二家皆尊嚮是書。而其說自不能合。張後李出。一切以李爲非。是然張亦未爲得也。姑舉陰符二字之義。張果云。筌以陰爲暗。以符爲合。昧之至也。而其自爲說曰。觀自然之道。無所見也。不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心深微而無所見。故能照自然之性。其斯之謂陰。執自然之行。無所執也。不執之以手。而執之以機。機變通而無所繫。故能契自然之理。其斯之謂符。終篇大率如此。又有驪山老母注。往往後之人之託。語意殊淺。間引張解。則知其又出張後也。今悉不敢引之。以入附錄云。

附邵子曰。陰符經。七國時書也。伊川程子曰。陰符經。何時書。非商末則周末。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于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又曰。老子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天道之未至者也。朱子曰。陰符經。恐是唐李筌所爲。是他著力去處。何故。只因它說起。便行於世。又曰。閻邱次孟謂陰符經。所謂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變化順矣。此數語。雖六經之語。無以加。又曰。閻邱

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爲之聖賢言語自平正又曰注陰符經者分爲三章上言神仙抱一之道中言富國安民之法下言強兵戰勝之術又有人每章作三事解釋後來一書史竊而獻之高宗高宗大喜巽齋歐陽氏曰周衰道術裂能爲書者各爲書正言者或駭不純此書獨用反言而合于正卒莫知何人作也程子謂非商末則周末以愚觀之商自帝乙前多賢君亂獨受爾先王之道未散下無特爲書者周末文敝百家競出雖大道既隱而實各有所聞邵子專指此爲戰國時書宜可信然非戰國嘗爲人用者也意者山林之士之作與亦大奇矣

附按邵子程子所云終是先秦以前文字朱子雖疑其爲筌所爲然每引而進之蔡氏學朱氏者也故當爲一家之說云又按陰符經傳注疏凡三十八部五十一卷其目在夾漈鄭氏藝文略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道分而爲天地天地分而爲萬物萬物之中人爲最靈本與天地同體然人所受于天地有純雜不同故必見天之道執天之行則道在我矣言天而不言地者地在其中也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五賊五行也天下之善由此五者而生而惡亦由此五者而有故卽其反而言之曰五賊五賊雖天地之所有然造天地者亦此五者也降而在人則此心是也能識其所以然則可以施行于天地而造化

在我矣。故曰見之者昌。

附朱子曰：陰符說那五個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克。曰五賊在心，施行于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于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詩亦略見得這般意思。

附按：陳詩詞旨幽邃，朱子以爲見得陰符意，須溪劉氏以爲極似參同契，蓋皆有見。若但於詩之內求之，不知所謂云。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地之所以性者，寂然至無不可得而見也。人心之所稟，卽天地之性，故曰天性人也。人之心，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者，機也。天之所以動地之所以靜者也。此機在人，何所不至。爲堯舜，爲桀紂，同是機也。惟立天之道以定之，則智故去而理得矣。

天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殺機者，機之過者也。天地之氣一過，則變異見，而龍蛇起陸矣。人之心一過，則意想生，而天反地覆矣。天人合發者，道之所在，天意人情所同。然天敍有典，天秩有禮，人之大倫是也。西方之學，以此爲世網而絕之，然而不能搖者，以萬變之基，一定而不可易也。

附按：唐褚遂良得太極丹真人所注本於長孫趙國公家，以其書爲非一人之言，如首二句注云：聖母岐伯言。次四句注云：天皇真人言。以下皆然，間有與諸本不同者。如云天發殺機，移星移宿，地發

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復。諸本逸。移星宿地發殺機八字。當以褚氏本爲正。

附須溪劉氏云。天人合發。草昧之運也。合則定。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聖人之性。與天地參。而衆人不能者。以巧拙之不同也。惟知所以伏藏。則拙者可使巧矣。人之所以不能伏藏者。以有九竅之邪也。竅雖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知所以動靜。則三反而九竅可以無邪矣。目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靜非不動者。可以言動靜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火生於木。有時而焚木。姦生于國。有時而必潰。五賊之機。亦猶是也。知之修煉。非聖人孰能之。修煉之法。靜動伏藏之說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生殺者。道之降而在氣。自然而不可去者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天地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萬物生人。而亦殺人者也。人生萬物。而亦殺萬物者也。以其生而爲殺者也。故反而言之。謂之盜。猶曰五賊云爾。然生殺各得其當。則三盜宜。三盜宜。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天地萬物主于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理矣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此爲盜之道也時者春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也。

附須溪劉氏曰食其時猶列子所謂盜天地之和。

人知其神之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神者神怪不測也不神天地日月山川動植之類是也人知靈怪之爲神天地日月山川動植耳目所接不知其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者人不知其神也日之數大運三百六十日月之數小運三百六十辰天地變化不外乎三百六十聖功之所以生知此而已神明之所以出由此而已。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者卽五賊流行天地之間上文所謂日月之數也見之知之則三盜宜而三才安矣然黃帝堯舜之所以得名得壽蘇張申韓之所以殺身赤族均是道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至哉言乎。

下篇

瞽者善聽聵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瞽聽聾視。用志不分也。一可以當十。三返者。卽耳目口也。返者。復其初也。晝夜者。陰陽之運。三者既返。則超乎陰陽之運。而通晝夜。一生死矣。一可以當萬。易所謂神武而不殺也。

附朱子曰。瞽者善聽。聾者善視。則其專一可知。絕利一源者。絕利而止守一源。絕利者。絕其二三。一源者。其一本源。三返晝夜者。更加詳審。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之倍。又曰。三返晝夜之說。如修養家子午行持。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做得愈熟。愈有效驗。

附須溪劉氏曰。三返只是三省。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人之接於物者。其數有九。而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者也。老聃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克己之目。亦以視爲之先。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者。均是意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無恩之恩。天道也。惟無恩而後能有恩。惟無爲然後能有爲。此用師萬倍。必三返而後能也。

附按。褚氏本此下有制在氣三字。

至樂性餘。至淨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至樂者無事。故性餘裕。而能先天下之憂。至淨者無染。故性廉潔。而能同天下之患。此三返之道。無爲

之至也。若不拔一毫者之所爲也。然天之道至私而用之至公。是至樂至淨。乃所以有爲也。惟物亦然。物之可取者謂之禽。萬物之相制伏。彼豈有爲于其間。蓋氣之自然也。虎豹之於麟。鷹隼之於鳳。非以其才之搏與鷙也。此三返晝夜所以能至于一當萬也。

附按。褚氏本無禽之制在氣五字。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死恩害。道無不然。此霜雪之殘。所以有至恩。雨露之滋。所以有至忍也。極而論之。則有無動靜之機。未嘗不相與爲往來。故正言若反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人見天有文。地有理。以爲聖也。不知其所以聖。我以時之文。物之理。而知天地之所以聖。天文有時。地理有物。哲。知也。以天地之常言之。其道固如是。自變者言之。亦如是也。此見天之道。執天之行。至於通乎晝夜。而與造化同體。動靜無遠也。

附須溪劉氏曰。時物相近也。

附按。驪山老母注本與蔡氏本。我以時物文理哲爲書之末句。褚氏本與張氏注本。其下有二十一。句百一十四字。朱子所深取者。政在此內。今取褚氏本爲正。

人以恐虞聖。我以不恐虞聖。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附按。張氏注本云。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故曰。沉水入火。自取滅亡。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附朱子曰。四句極說得妙。靜能生動。便是漸漸恁地消去。又漸漸恁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又曰。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又曰。天地之道浸。這句極好。陰陽之道。無日不相勝。只管逐些子揆出。這個退一分。那個便進一分。又曰。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陰符經此等處。特然好。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附高氏緯略曰。蔡端明云。柳書陰符經。書之最精者。善藏筆鋒。余看此書。非惟柳氏筆法。適結全不類他書。而此序乃鄭澣之作。尤爲奇絕。其曰。雷雨在上。典彝旁達。浚其粹精。流爲聰明。四句精絕。不似唐人辭章。至曰。礪溪之遇合。金櫃之秘奧。留侯武侯。思索其極。尤足以發陰符之用也。

附按。書末數語。引而不發。頗似深祕。奇器萬象。不知何所指。八卦甲子。神機鬼藏。殆所謂術也。在人默悟而善用之云。

附又按。鶴山魏氏曰。李嘉猷博通經子百氏。而深於易。晚得專氣致柔之說。以陰符參同。博考精玩。

陸符經考異

篤信不懈。然則知道者。國合是二書。與易同用云。